

■
闻一多

■
朱自清

■
王 瑶

■
叶 兢 耕

■
冯 钟 芸

清
華
学
者
论
文
学

张国风
编

《新生报》副刊《语言与文学》选粹

■
吴 晓 敏

■
林 庚

■
范 宁

■
季 镇 淮

■
郭 良 夫

■
萧 涤 非



清 华 大 学 出 版 社

<http://www.tup.tsinghua.edu.cn>

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图书馆



208191482

I206.6

Z100

华学者论文学

《新生报》副刊《语言与文学》选粹



张国风 编

Q1292/06

10

819148

(京)新登字 158 号

书 名: 清华学者论文学

作 者: 张国风 编

出版者: 清华大学出版社(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, 邮编 100084)

<http://www.tup.tsinghua.edu.cn>

印刷者: 清华大学印刷厂

发行者: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

开 本: 850×1168 1/32 **印张:** 11.25 **字数:** 281 千字

版 次: 2001 年 4 月第 1 版 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7-302-04374-4/Z·33

印 数: 0001~6000

定 价: 20.00 元

前言

1946年10月21日到1948年12月14日,北平《新生报》上有一个一周一次的副刊《语言与文学》。从第1期至第96期,由当时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、著名作家兼学者朱自清先生担任主编。从第97期(1948年8月17日)至第114期(1948年12月14日),因朱自清先生不幸逝世而由余冠英先生接任主编。

关于《语言与文学》的缘起和朱自清先生编纂这一文学副刊的初衷,在第1期朱先生所撰的《周话》中,介绍得一清二楚:

这是一种新刊物,但是也有短短的一段历史,就在抗战那一年,这是十年前了,北平清华大学中国文学会编辑了一种刊物,叫做《语言与文学》,谢谢中华书局给我们印行。那时打算作

为季刊，但是第一期正在出版，卢沟桥事变就起来了。这一期似乎流行得还广，我后来在西南几个大都市里都曾见过这本小册子。抗战以后这刊物只好中止，这在我们觉得是很可惜的。清华中国文学会是师生共同的组织，这刊物是师生共同切磋的地方。我们当时推定闻一多先生担任编辑，他欣然同意，认真的干。那创刊的一期若有可取之处，功绩该是他的。现在我们复员了，他却遭了卑鄙的毒手！他是以身殉了民主，也是以身殉了学术。我们为了纪念他，为了达成他和我们共同的志愿，先在这里办一种《语言与文学》的周刊，延续这一段短短的历史。《新生报》馆给我们这块耕种的园地，我们很感谢。从前的《语言与文学》以大学生为对象。这里的《语言与文学》，我们打算以大中学生和对中国语言和文学有兴趣的常人为对象。这固然因为日报上的周刊得顾到一般的读者，也因为我们愿意多做一点普及的工作。

《语言与文学》终止于第 114 期，但实际上只办了 113 期。现在的第“88”期，应该是第“87”期。后来的各期都沿着多算了一期的“88”期，将错就错地接续下去。这当然是《新生报》副刊的一个小小的失误。

从《语言与文学》所发表的文章来看，可以说这是一个纯学术的副刊。没有一篇应景的文章，没有一点世俗的气息，深入浅出而又很严肃，短小精悍、朴实无华、不发空论、言之成理，很能体现主编朱自清先生的学风和文风，也很能体现当年从清华大学中国文学院培养出来、熏陶出来的一群人文学者的学术风貌。具体地说，副刊上所发表的文章，以古典文学和语言的研究为重心的，旁及考古、戏曲乃至现代文学和世界文学等方面。还有少量探讨大一国文教学的文章。余冠英先生接手的 18 期中，还刊登了一些悼念朱自清先生的文章。

II

《语言与文学》所刊登的文章，具有很高的学术品味。50多年过去了，斗转星移，世事沧桑，可是，我们今天读起来，仍然感动于文章的深刻，依然有一种新鲜的感觉。文章的质量，主要是由作者队伍的质量来保证的。我们仔细地浏览一下主编朱自清先生所约请的作者名单，便不能不惊叹其阵容的强大。这里有侧重于研究古典文学的著名学者：浦江清、林庚、余冠英、萧涤非、冯钟芸、季镇淮、徐嘉瑞、吴晓铃、范宁、萧望卿、李嘉言、张清常、陶光、叶兢耕、高熙曾、王忠、王宾阳等先生；有侧重于研究古代汉语乃至一般语言的著名学者，如朱德熙、赵仲邑、郭良夫、马汉麟等先生；有当时研究古典文学、后来成为现代文学研究权威的王瑶先生。此外，还有不能归入上述三类作者的李何林、李广田等先生。这些作者并不都是出于清华的中国文学系，即便是从清华的中文系毕业，当时也不一定在清华任教。可是，这些作者中有相当一些是从清华中国文学系毕业的，例如像余冠英、林庚、王瑶、季镇淮、范宁、冯钟芸、萧涤非等先生。当然，清华大学在抗战时期曾一迁长沙，再迁昆明，与北京大学、南开大学联合，组成西南联合大学。有些先生是从西南联大时期与清华大学开始有了缘分的。例如季镇淮、冯钟芸、叶兢耕等先生。有些作者从清华大学中文系毕业，但解放前夕，并不在清华供职。例如林庚先生当时便在燕京大学中文系任教。有些作者并非清华中文系毕业，此时却正在清华中文系执教。例如毕业于东南大学的浦江清先生便是这种情况。

我们由此《语言与文学》而可以联想到，当年清华中文系培养出了多少优秀的人才，当年清华中文系的力量是多么雄厚。1952年的院系调整，使清华大学变成一所纯粹的理工科院校。原清华大学的浦江清、吴组缃、余冠英、王瑶、季镇淮、冯钟芸、郭良夫、叶兢耕等先生，均转入北京大学中文系。此时的北京大学中文系，其教员便由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、燕京大学三校的中文教师合并而成。

1998年正值朱自清先生诞生100周年,2001年又是清华大学建校90周年,此时此刻,我们从朱自清先生亲手创办的文学副刊中选择了一些论文,以飨读者,并以此表示我们对于朱自清先生和闻一多先生,以及已经作古的其他一些著名学者们的纪念和追思!作者之中,北京大学的林庚教授、冯钟芸教授,商务印书馆的郭良夫研究员,都还健在。当然,他们都已是八九十岁的老人了。

关于本书的缘起,这里作一点简要的说明。我的导师冯钟芸先生嘱我寻找两篇当年刊登在北平《新生报》上的文章。在寻找的过程中,我顺便浏览了《语言与文学》的全部文章。草草地扫描以后,副刊的纯学术性、作者队伍的阵容之强大,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文章的价值不在题目之大小,“小题大作”,从一个小小的题目,体现出作者犀利的目光、广阔的视野、渊博的学识素养,这就是水平啊!这是《语言与文学》给我的重要启迪。再看一些后来变得那么老成持重的先生们,当年的文风也曾经是那么泼辣淋漓!于是,我就和清华大学出版社联系出版事宜。出版社研究以后,同意了这一选题。之后我便开始具体运作。首先是和作者及其亲属联系。应该说,得到了作者及其亲属的热情支持。清华大学出版社的编辑更是花费了不少的心血。北京图书馆的王天红、田欢两位女士,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的研究生张幼平、许海、韩俊、陈璐、李向东等同学,为本书做了大量技术性的工作。谨在此为他们付出的辛勤劳动表示感谢!

本书的体例,同一作者的论文收在一起。每位作者的论文之前,均冠以小传。除了闻一多、朱自清两位先生以外,其余的作者均以姓氏笔划的多寡依次排列。个别文章未必是作者本人的满意之作,但考虑不易见到,且容易流失,所以也一并收入。本书的结束,附有《新生报》副刊《语言与文学》的总目录,俾使有兴趣的读者可以从一窥这一文学副刊的全貌。副刊的行文中时有错字、别字、漏字,引文亦时有小误,或系原作者之疏忽,或系报刊编辑排版

之失误,编者均径作校正,不出校记,请读者原谅。至于“提倡”写作“提唱”,“沾染”写作“染沾”,编者均尊重当时的行文习惯,不作变动,以保持文章的原汁原味。作者小传,大多由作者或亲属提供。

由于种种原因,尤其是因为涉及到著作权的问题,需要与作者或作者的亲属联系,却苦于缺乏线索,或是在出版事宜的细节方面未能达成共识,所以本书未能收入更多的好文章。但是,由此区区20多万字的一本“选粹”,我们也就不难想像出当年清华大学文学研究之雄厚实力和坚强阵容。

张国风

目 录

◎ 【闻一多】	龙凤	/2
	《现代英国诗人》序	/5
◎ 【朱自清】	诵读与诗	/9
	鲁迅先生的杂感	/14
	话中有鬼	/18
	人话	/20
	论白话	/22
	论意义	/25
	《西南采风录》序	/28
	是喽嘛	/30
	王安石《明妃曲》	/32
◎ 【王瑶】	魏晋诗人的隐逸思想	/35
	文学的新和变	/39

读《史记·司马相如传》	/43
曹子建的《薤露行》	/50
读书笔记	/57
谈古文辞的研读	/63
读书笔记	/67
朱自清先生的学术研究工作	/73
读书笔记	/76
颜谢诗之比较	/77

◎ 【叶兢耕】

大一国文教材应以语体文为主吗	/82
孟浩然	/84
文言文在大学语文教学中的训练价值	/90
释“象外”	/93
论白居易诗体的分类	/99
《诗言志辨》	/102
从“讽谕”到“闲适”——旧时代诗人的道路	/106
白居易与陶韦——白居易闲适诗论之一章	/112
白居易的宗教——闲适诗论之一章	/125
新诗杂话	/134
屈原	/136
闲适诗的内容与写作基调——白居易闲适诗论之一章	/139

◎ 【冯钟芸】

未写成的诗	/146
词字与造句	/150
杜诗中的连系字	/152
言与意	/158
读《红楼梦》第六十三回	/162

	论层次——句子在篇章中的结构问题	/165
◎ 【吴晓铃】	说“白打”	/171
	说“丁仙现”——古剧杂考之一	/174
	说“倡优与新乐”——古剧杂考之一	/180
	“倡优不以调谑为主”——古剧杂考之一	/182
	说“六阳会首”——元曲雅之一	/184
◎ 【林庚】	谈诗	/187
	谈“春晚绿野秀”	/190
	谈诗	/192
	及时当勉励，岁月不待人	/194
	谈诗	/196
	《离骚》中窜入的文字	/198
	谈诗	/202
	纪念佩弦先生	/204
◎ 【范宁】	杜牧	/206
	魏文帝《典论·论文》“齐气”解	/210
	文笔与文气	/215
	诗的境界	/220
	陆机《文赋》与山水文学	/223
	小说释名	/229
	张华《博物志》考辨	/232
	二十卷本《搜神记》考辨	/240
	诗人李贺(七八九—八一六)	/246
	《离骚》、《远游》与仙真人诗	/248

◎ 【季镇淮】	汉末的人物批评	/255
	儒道与隐士	/257
	司马昭杀嵇康的年代	/261
	嵇康之死辩闻	/264
	述《人物志·九征篇》	/268
	竹林名士可能结游的年代	/272
	竹林故事的结局	/277
	“夏声”一解	/284
	现实和历史	/289
	经今古文之争与贾逵	/292
	贾岛断想	/296
	黄昏前的大踏步——佩弦先生片段	/298
	书外杂谈之余(一)	/301
◎ 【郭良夫】	文学的人民性	/305
	新诗问题	/308
	照着朱先生的样子做	/313
	论言语	/316
◎ 【萧涤非】	谈李后主的《破阵子》	/327
◎ 附录：《新生报》副刊《语言与文学》总目录		/329

闻 一 多

(1899—1946)

名亦多，字友三，一字友山。家族排行叫家骅。后改名多，又改名一多。湖北浠水人。幼年从学，受到经史和晚清“新学”的双重熏染。1912年冬，考入北京清华学校。1916年，开始在《清华周刊》上发表诗文。积极参加1919年的五四运动，被推选为清华学生代表，去上海参加全国学生代表大会。1921年11月，与梁实秋等人发起成立清华文学社。1922年，赴美留学，在创造社的刊物上发表新诗评论。1923年9月，第一部新诗集《红烛》出版。1925年5月回国，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教务长。1928年，第二部诗集《死水》出版。同年3月，《新月》创刊，列名编辑；次年，因观点不合而辞职。1928年秋，任国立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。1930年秋，转任青岛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。1932年8月，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。抗战爆发后，1938年，随学生长途跋涉，来到昆明，任西南联大教授。1944年，加入中国民主同盟，反对独裁，争取民主。抗战胜利以后，出任民盟中央执行委员、云南总支部宣传委员兼《民主周刊》社社长。1946年7月15日，在悼念李公朴大会上，发表演讲，怒斥国民党残害李公朴的罪行。当晚即遭国民党特务暗杀。

闻一多一生，兼现代诗人与文学史家于一身。其文学史研究，富有文化目光，视野开阔，触类旁通，对唐诗、楚辞、神话的研究，贡

献尤大。其主要著述，见于《闻一多全集》，四册八集，由开明书店1948年8月出版。

龙 凤

前些时接到一个新兴刊物负责人一封征稿的信，最使我发生兴味的是那刊物的新颖的命名——《龙凤》，虽则照那篇缘起看，聪明的主编者自己似乎并未了解这两字中丰富而深邃的含义。无疑的他是被这两个字的奇异的艳光所吸引。他迷惑于那蛇皮的夺目的色彩，却没理会蛇齿中埋伏着的毒素，他全然不知道在玩弄色采时，自己是在与毒素同谋。就最早的意义说，龙与凤代表着我们古代民族中最基本的两个单元——夏民族与殷民族，因为在“鲧死……化为黄龙，是用出禹”和“天命玄鸟（即凤），降而生商”两个神话中，我们依稀看出，龙是原始夏人的图腾，凤是原始殷人的图腾，（我说原始夏人和原始殷人，因为历史夏、殷两个朝代，已经离开图腾文化时期很远，而所谓图腾者，乃是远在夏代和殷代以前的夏人和殷人的一种制度兼信仰。）因之把龙凤当作我们民族发祥和文化肇端的象征，可说是再恰当没有了。若有人愿意专就这点着眼，而想借“龙凤”二字来提高民族意识和情绪，那倒无可厚非。可惜这层历史社会学的意义在一般中国人心目中并不存在，而“龙凤”给一般人所引起的联想则分明是另一种东西。

图腾式的氏族社会早已变成了国家，而封建王国又早已变成了大一统的帝国，这时一个图腾生物已经不是全体族员的共同祖先，而只是最高统治者一姓的祖先，所以我们记忆中的龙凤，只是帝王与后妃的符瑞，和他们及他们宫室舆服的装饰“母题”，一言以

蔽之，它们只是“帝德”与“天威”的标记。有了一姓，便对等的产生了百姓，一姓的尊荣，便天然的决定了百姓的苦难。

你记得复辟与龙旗的不可分离性，你便会原谅我看见“龙凤”二字而不禁怵目惊心的苦衷了。我不同意于“天王圣明，臣罪当诛”的奴才意识，为的是我是一个人啊！

缘起中也提到过“龙凤”二字在文化思想方面的象征意义，他指出了文献中以龙比老子的故事，却忘记了一副天生巧对的下联，即便是以凤比孔子的故事。可巧故事都见于《庄子》一书中。《天运篇》说孔子见过老聃后，整呆了三天说不出，弟子们问他给老聃讲了些什么，他说：“吾乃今于是乎可见龙——龙合而成体，散而成章，乘云气而养（翔）乎阴阳，予口张而不能言，舌举而不能认（一），予又何规老聃哉！”这常用的典故就是许多姓李的楹联中所谓“犹龙世泽”的来历。至于以凤比孔子的典故，也近在眼前，不知为什么从未成为词章家“獭祭”的资料。孔子到了楚国，著名的疯子接舆所唱的那充满讽刺性的歌儿——

凤兮凤兮！何如（汝）德之衰也！

来世不可待，往世不可追也！……

不但见于《庄子·人间世篇》，还见于《论语·微子篇》，是以前读死书的人不大认识字，不知道“如”是“汝”的假借，因而没弄清话中的意思吗？可是汉石经《论语》“如”作“而”，“而”字本也训“汝”，那么歌辞的喻意，至少汉人是懂得的。另一个也许更有趣的以凤比孔子的出典，见于《唐宋类书》（二）所引的一段《庄子》佚文：

老子见孔子从弟子五人，问曰：“前（三）为谁？”对曰：“子路，勇且力（四）。其次子贡为智，曾子为孝，颜回为仁，子张为武。”老子叹曰：“吾闻南方有鸟，其名为凤……凤鸟之文，戴圣婴仁，右智左贤……”这里以凤比孔子，似乎更明显，尤其有趣的是，那次孔子称老子为龙，这次是老子回敬孔子，比他作凤，龙凤是天生的一对，孔老也是天生的一对，而话又出自彼此口中，典则同见于《庄子》。你

说这天生巧对是庄子巧思的创造。意匠的游戏——又是他老先生的“缪悠之说，荒唐之言，无端之辞”吗？也不尽然。前面说过原始殷人是以凤为图腾的，而孔子是殷人之后，我们尤其熟习。老子是楚人，向来无异词，楚是祝融六姓中芊姓季连之后，而祝融，据近人的说法，就是那“人而龙身而无足”的烛龙，然则原始楚人也当是一个龙图腾的族团。

以老子为龙，孔子为凤，可能是庄子的寓言，但寓言的产生也该有着一种素地，民俗学的素地（这可以庄子书中许多其它的寓言为证）。其实凤是殷人的象征，孔子是殷人的后裔，呼孔子为凤，无异称他为殷人；龙是夏人的，也是楚人的象征，说老子是龙，等于说他是楚人，或夏人的本家。中国最古的民族单元不外夏殷，最典型中国式而最有支配势力的思想家莫如孔老，刊物命名为《龙凤》，不仅象征了民族，也象征了最能代表民族气质的思想家，这从某种观点看，不能不说是中国有刊物以来最漂亮的名字了！

然而，还是庄子的道理：“臭腐复化为神奇，神奇复化为夏商”——从另一种观点看，最漂亮的说不定也就是最丑恶的。我们上文说过，图腾式的民族社会早已变成了国家，而封建的王国又早已成了一个大一统的帝国，在我们今天的记忆中，龙凤只是“帝德”与“天威”的标记而已。现在从这角度来打量孔老，恕我只能看上一位“申申如也，夭夭如也”，而谄上骄下的司寇，和一位以“大巧若拙”的手段“助纣为虐”的柱下史（五千言本也是“君人南面之术”）。有时两个身影叠成一个，便又幻出，忽而“内老外儒”，忽而“外老内儒”，种种的奇形怪状。要晓得这条“见首不见尾”的阴谋——龙，这只“戴圣婴仁”的伪君子——凤，或二者的混合体，和那象征着“帝德”、“龙凤的天威”，是不可须臾离的，有了主子，就用得着奴才，有了奴才，也必然会捧出一个主子；帝王与士大夫是相依为命的。主子的淫威和奴才的恶毒——暴发户与破落户双方势力的结合，压得人民半死不活。三千年惨痛的记忆，教我们面对这

意味深长的“龙凤”二字，怎能不怵目惊心呢！

事实上，生物界只有穷凶极恶而诡计多端的蛇和受人豢养、替人帮闲、而终不免被人宰割的鸡，那有什么龙和凤呢？科学来了，神话该退位了。办刊物的人也得当心，再不要让“死的拉住活的”了！

要不然，万一非给这民族选定一个象征性的生物不可，那就还是狮子罢，我说还是那能够怒吼的狮子罢，如其它不再太贪睡的话。

注：（一）以上六字从江南古藏本补。（二）《艺文类聚》九〇，《太平御览》九一五。（三）《类聚》脱前字，依《御览》补。（四）《类聚》作“子路为勇”，此从《御览》。

（第2期，1946-10-28）

《现代英国诗人》序

三年前在南京中央大学讲“现代英美诗”，鉴照也在班上，他对于现代诗人发生兴趣，据他说，当推源于那时候。但这还不是我赖不掉写这篇序的唯一的理由，因为在后他陆续的撰这几篇论文，实在也是我的怂恿居多。九篇文章每篇脱稿之后，我都看过，其间的见解，有与我符合的，有使我惊喜而惭愧，因为是我没有悟到的，总之，全是我所赞同的。现在论文已经汇聚起来，快要付印了，纵使没有作者那不容情的无数次快邮的催索，我也知道这篇序是不能不作。

只是，鉴照，我真得向你请罪。你知道，我并不惜为你破戒作一篇序，所以迟延着老不动笔的缘故，可以分作两层讲。第一，懒是无可讳言的。第二，序我真不知道如何作法。对于英国文学的兴趣早被线装书劫去了，哈代是什么一套腔调，梅奈尔是一种什么丰姿，几乎没留下一点印象。如果作序不能不在内容上说几句中